



世界名著百部

Shijie Mingzhu Baibu

契诃夫 短篇小说选

[俄] 契诃夫 / 著
于建坤 / 译

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Chekhov

值得信赖和典藏

全译本

短篇小说之王、幽默讽刺大师的经典之作

契诃夫以简练朴素的笔触述说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们的故事，为我们呈现了当时残酷现实下的生活图景，向我们展示了沙俄专制下社会的黑暗和对人性的压制。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非虚构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 契诃夫 著 于建坤 译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 于建坤译.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6.9

(世界名著百部)

ISBN 978-7-5193-0198-9

I. ①契… II. ①契… ②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9013 号

策划编辑: 陈赫男

责任编辑: 朱前前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内文插画: 李丽琼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s://qycbs.tmall.com> (天猫旗舰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93-0198-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

• 总 策 划 王丙杰 孙世祥

• 编 委 翟民安 施 晗 枫 雨 王士汤
张 敏 王盈盈 姚桂芳 兰 心
苏易城 金远东 刘 锦 王 鑫
文 翊 李 森 蓝心彤 文冬英
张艺茹 张子悦 于文婧 刘 畅



经典文学名著是人类生活的教科书

前言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精选了契诃夫的部分经典短篇小说，作者契诃夫全名为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年），俄国19世纪末期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巨匠，他与莫泊桑、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契诃夫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着重描绘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善于通过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来反映当时俄国社会的真实生活状况，深刻讽刺和抨击了沙皇统治下的社会制度和种种丑陋现象。

契诃夫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创作灵感，对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进行真实的描摹和刻画。他具有严谨的创作态度，以语言精练见长，在心理描写方面也具有很深的功力。在他的笔下，每个形象都惟妙惟肖，一草一木都栩栩如生。他善于透过生活的表层对社会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给人以巨大的艺术震撼。他一生中创作了数量巨大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⑦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契诃夫的作品题材丰富多样，如：《变色龙》猛烈地抨击了见风使舵之人的奴颜婢膝；《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刻画出沙皇统治下的卫道士的丑陋嘴脸；《套中人》反映了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压迫及其保守特性；《跳来跳去的女人》鞭挞了爱慕虚荣、目光短浅者的生活态度；《万卡》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凄惨生活；《小职员之死》展现了小人物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的心态。

契诃夫的小说具有朴素自然、含蓄冷峻、简洁凝练的特点。他通过一些日常小事来反映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平淡中诠释生活哲理；在写作过程中，他不直接将自己的主观意愿表达出来，而是靠生活自己说话；他的小说没有冗长的背景描写，而是情节简单，语言凝练。高尔基曾经这样评价契诃夫：“只需一个词，就能创造一个形象，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创造一个短篇故事，而且是绝妙的短篇故事。”

契诃夫在短篇小说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源于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及其深厚的文学造诣。他的作品中反映出的种种现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从这方面来说，契诃夫的作品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目 录

套中人	1
小职员之死	16
演说家	20
牡 蛎	25
夜莺演唱会	31
变色龙	34
外科手术	39
万 卡	44
新 娘	49
胖子和瘦子	72
彩 票	75
瑞典火柴	81
哀 伤	106
必要的前奏	113
醋 栗	115
打 赌	128
代 表	136
歌 女	140

㊦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坏孩子	147
飞 岛	151
假 面	160
卡什坦卡的故事	166
美妙的结局	188
名贵的狗	193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197
乞 丐	202
跳来跳去的女人	208
青年人和爸爸	236
窝 囊	243
柳 树	246
相识的男人	251
小人物	256
钉子上	261
预谋犯	265
姚内奇	271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292
在流放地	296
捉 弄	307

套中人

伊凡·伊凡内奇和布尔金由于打猎而耽误了回家的时间，所以只能在米罗诺西茨村边的村长普罗科菲的家中住上一晚。伊凡·伊凡内奇是一名兽医，复姓奇木沙-喜马拉雅斯基。这样一个姓是非常奇怪的，并且和他并不是很搭调，因此人们更喜欢称呼他的复称和名字。他一般在养马场里住着，这一次外出打猎主要是为了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布尔金是一名中学的教员，每年夏天，他都会去拜访伯爵，因此附近的人都知道他。

伊凡·伊凡内奇是个老头儿，长着很长的胡子，个子又瘦又高。眼下，他正在门外的月光下坐着，嘴里吸着烟斗。布尔金在门口的干草上躺着，天非常黑，他在干什么根本看不清楚。他们白天的时候非常累，结果晚上反倒一时之间睡不着了。他们只能天南地北地瞎聊以打发时间。聊着聊着他们就说起了村长的老婆。村长的老婆名叫玛芙拉，她是个既机智贤惠又非常美丽的女人，可怜的是已经很大年纪了还没去过米罗诺西茨村之外的地方，她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以至于连铁路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最近这些年，她每天都在家中为家务奔忙，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到外面活动活动。“这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呢？”布尔金说，“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就是这样，他们像那些身上带壳的动物似的，一旦发现风吹草动，就急忙往自己的壳里缩，而且世界上有不少这样的人呢。这或许是一种返祖现象，太古

时候的人类不就是在自己的洞穴中居住着吗？可是谁能说清楚呢，我也不是学自然科学的，这样的问题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我不过是想和你说，类似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少见。哦，远的不提，两个月前，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死了。他是希腊语教员，姓别利科夫，和我是同事。你应该对他有所耳闻的。他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不管何时出门，总是会把套鞋穿上；即便天气非常好，他也要将雨伞带上。他的伞在套子里装着的，怀表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装着的，即使是削铅笔的小刀，也要在一个小套子里装着。更有甚者，可以说他的脸好像也是在套子里装着，因为我总是无法将他的脸看清楚，他的脸好像总在竖起的衣领里藏着。他老是穿绒衣、戴墨镜，耳朵里面塞着棉花团，每一次坐上出租马车，他总是马上让车夫将车篷支起来。总而言之，他老是将一层又一层的套子裹在自己身上，好像蜗牛似的，整天背着个壳，仿佛如此一来就能与世隔绝，不会被外界影响一样。或许是现实生活令他懊恼、恐惧，他老是夸赞过去，夸赞他未曾也无法拥有的东西。即便是他教的古代语言，也像是他的雨伞和衣领一样，他能够在里面躲着，逃避现实。”

“‘啊，古希腊语是多么美妙，多么动听的语言啊！’他总爱这么感叹，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总是眯起眼睛，竖起一个手指头，仿佛为了证实自己的话是正确的，还会露出少见的甜美愉快的表情念道：‘安特罗波斯！——’”

“别利科夫不仅把身体藏进套子里，连自己的思想也竭力想藏进套子里。对于他说，只有明确禁止的事情他才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公告里头允许大家做的事情，他总觉得言犹未尽，带着很可疑的成分，他是万万不敢做的。只有那些连官方文告都刊登的各大报纸上的各种禁令，他才觉得是明白无误的。比如有一次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他就认为这是很清楚明白的，既然禁止了，那就

够了。至于批准成立阅览室、茶馆、戏剧小组啊什么的，他就总是摇着头，一脸痛苦的表情说：‘这个事情嘛，你不要问我的意见，说起来也对，好像是个好事，只要不惹出什么事端来就好！’”

“有些事情，明明就跟他毫不相关，他也忧心忡忡。比如说做祷告的时候，某个同事迟到了；或者听说某个班的学生调皮捣蛋了；或者他听别人说看到女学监很晚还和军官在一起，等等。这些事情都会让他非常激动，每到这个时候，他总是说：‘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来。’在每周例行的会议上，他那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都压得透不过气来。比如，他说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太坏了，如果把他们两个开除出校，班里的纪律就会好转。又说，某个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学生上课教室里乱哄哄的，这些年轻人肯定有不轨的行为——‘唉，这样的事情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哎呀，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来才好！’然后呢？然后他就不住地唉声叹气，不住地念叨他的担忧，我们只能看见那张很少见阳光所以显得很苍白的脸上架着的一副墨镜——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样的脸和黄鼠狼的脸有什么区别吗——他就用这样的方式逼迫我们，最后我们只好让步，要不然他就一直这样没完没了下去。后来扣掉了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作分数，到最后还把那两个孩子开除了。他还总喜欢到同事家串门，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但是他有个十分古怪的习惯。他到一个同事家里，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像是在监视什么。就这样闷不吭声地坐上个把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叫作‘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显然，他上同事家闷坐并不轻松，可他照样挨家挨户串门，只因为他认为这是尽到同事应尽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员都怕他，连校长也怕他三分。你想想看，我们这些教员都是些有头脑、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良好教育，可是我们的学校却让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小人把持了

整整十五年！何止一所中学呢？所有的中学全都捏在他的掌心里！我们的太太小姐们到星期六不敢安排家庭演出，害怕让他知道；神职人员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吃荤和打牌。在别利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间，我们全都变得谨小慎微，事事都怕。怕大声说话，怕写信，怕交朋友，怕读书，怕周济穷人，怕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想说点什么，清了清喉咙，但他先抽起烟斗来，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们都是有头脑的正派人，我们读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以及巴克莱等人的著作，可是我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一再忍让……问题就在这儿。”

“别利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房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一层楼，门对门，我们经常见面，所以了解他的家庭生活。在家里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无数清规戒律，还有那句口头禅：‘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斋期吃素不利健康，可是又不能吃荤，因为怕人说别利科夫不守斋戒。于是他就吃牛油煎鲈鱼——这当然不是素食，可也不是斋期禁止的食品。他不用女仆，害怕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他雇了个厨子阿法纳西，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成天醉醺醺的，还有点痴呆。他当过勤务兵，好歹能弄几个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房门口，交叉抱着胳膊，老是叹一口长气，嘟哝那么一句话：‘如今他们这种人多得很呢！’

“别利科夫的卧室小得像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睡觉的时候，他总用被子蒙着头。房间里又热又闷，风敲打着关着的门，炉子里像有人呜呜地哭，厨房里传来声声叹息，不祥的叹息……

“他躺在被子里，感觉恐怖至极。他生怕会出什么事情，生怕阿法纳西会宰了他，生怕窃贼溜进家来，这之后就通宵做着噩梦。到早晨我们一道去学校的时候，他无精打采，脸色苍白。看得出来，他要进去的这所学校令他全身心感到恐慌和厌恶，而他这个生性孤

僻的人觉得与我同行也很别扭。

“‘我们班上总是闹哄哄的，’他说，似乎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心情沉重，‘真不像话！’

“可是这个希腊语教员，这个套中人，你能想象吗，差一点还结婚了呢！”

伊凡·伊凡内奇很快回头瞧瞧堆房，说：

“你开玩笑！”

“没错，他差一点结婚了，尽管这非常令人奇怪。我们学校新调来了一位史地课教员，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柯瓦连科，小俄罗斯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姐姐瓦莲卡。他很年轻，高个子，肤色黝黑，一双大手，看模样就知道他说话声音低沉，果真没错，他的声音像从木桶里发出来的：卜，卜，卜……他姐姐年纪已经不小，三十岁上下，个子高挑，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红红的脸蛋——一句话，不是姑娘，而是果冻。她那样活跃，吵吵嚷嚷，不停地哼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高声大笑，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们初次正经结识科瓦连科姐弟，我记得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一群神态严肃、闷闷不乐、把参加校长命名日宴会也当作例行公事的教员中间，我们忽地看到，一位新的阿佛罗狄忒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了：她双手叉腰走来走去，又笑又唱，翩翩起舞……她动情地唱起一首《风飘飘》，随后又唱了一支抒情歌曲，接着再唱一曲，我们大家都让她迷住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别利科夫。他在她身旁坐下，甜蜜地微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柔和、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

“这番奉承使她感到得意，于是她用令人信服的语气动情地告诉他，说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处田庄，现在妈妈还住在那里。那里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小俄罗斯人把南

⑦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瓜叫‘卡巴克’，把酒馆叫‘申克’。他们做的西红柿加紫甜菜浓汤‘可美味啦，可美味啦，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大伙不约而同冒出一个念头：

“‘把他们撮合成一对，那才好呢。’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说。

“我们大家不知怎么都记起来，我们的别利科夫还没有结婚。我们这时都感到奇怪，对他的终身大事我们竟一直没有注意，完全给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持什么态度？他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以前我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甚至不能设想，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挂着帐子的人还能爱上什么人。

“‘他早过了四十，她也三十多了……’校长太太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是愿意嫁给他的。’

“在我们省，人们出于无聊，什么事干不出来呢？他们干了无数不必要的蠢事！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却没人去做。哦，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既然我们很难设想别利科夫会结婚，我们又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头脑发热要给他做媒呢？校长太太、督学太太以及全体教员太太全都兴致勃勃，甚至连模样都变好看了，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目标。校长太太订了一个剧院包厢，我们一看——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拿着这么小的一把扇子，眉开眼笑，喜气洋洋。身旁坐着别利科夫，瘦小，佝偻，倒像是让人用钳子夹到这里来的。我有时在家里请朋友聚会，太太们便要我一定邀上别利科夫和瓦莲卡。总而言之，机器开动起来了。原来瓦莲卡本人也不反对出嫁。她跟弟弟生活在一起不大愉快，大家只知道，他们成天争吵不休，还互相对骂。我来跟你说一段插曲：

“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他是个壮实的大高个子，穿着绣花衬衫，头发从制帽里耷拉到额头上。他一手抱着一包书，一手拿一根多节的粗手杖。他姐姐跟在后面，也拿着书。

“‘你啊，米哈伊尔，这本书就没有读过!’她大声嚷道，‘我对你说，我可以起誓，你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柯瓦连科也大声嚷道，还用手杖敲得人行道咚咚响。

“‘哎呀，我的天哪，米哈伊尔!你干吗发脾气，要知道我们的谈话带原则性——’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这本书!’他嚷得更响了。

“在家里，即使有外人在场，他们也照样争吵不休。这种生活多半让她厌倦了，她一心想有个自己的窝，再说也该考虑到年龄了。现在已经不是挑挑拣拣的时候，嫁谁都可以，哪怕是希腊语教员也凑合。可也是，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小姐只要能嫁出去就行，嫁给谁是无所谓的。不管怎么说，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利科夫表露出明显的好感。

“那么，别利科夫呢，他也去柯瓦连科家，就像上我们家一样。他到他家，坐下来就一言不发。他默默地坐着，瓦莲卡就为他唱《风飘飘》，或者用那双乌黑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他，或者突然发出一串朗朗大笑：

“‘哈哈!’”

“在恋爱问题上，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撮合起着很大的作用。于是全体同事和太太们都去劝说别利科夫，说他应当结婚了，说他的生活中没有别的欠缺，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向他表示祝贺，一本正经地重复着那些老生常谈，比如说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又说瓦莲卡相貌不错，招人喜欢，是五品文官的女儿，又有田庄，最主要的，她是头一个待他这么温柔又真心诚意的女人。结果说得他晕头转向，他认定自己当真该结婚了。”

“这下该有人夺走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凡·伊凡内奇说。

“你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他把瓦莲卡的相片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还老来找我谈论瓦莲卡，谈论家庭生活，也说婚姻是人生大事。虽然他也常去柯瓦连科家，但他的生活方式却丝毫没有改变。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使他像得了一场大病：他消瘦了，脸色煞白，似乎更深地藏进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萨维什娜我是中意的。’他说道，勉强地淡淡一笑，‘我也知道，每个人都该结婚的，但是……这一切，你知道吗，来得有点突然……需要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对他说，‘你结婚就是了。’

“‘不，结婚是一件大事，首先应当掂量一下将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惹出什么麻烦。这件事弄得我不得安宁，现在天天夜里都睡不着觉。老实说吧，我心里害怕：他们姐弟俩的思维方式有点古怪，他们的言谈，你知道吗，也有点古怪。她的性格太活泼了，真要结了婚，恐怕日后会遇上什么麻烦。’

“就这样他一直没有求婚，老是拖着，这使校长太太和我们那里所有的太太们大为恼火。他反反复复掂量着面临的义务和责任，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跟瓦莲卡一道散步，也许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这样做。他还常来我家谈论家庭生活，若不是后来出了一件荒唐的事，很可能他最终会去求婚的，那样的话，一门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就完成了。在我们这里，由于无聊，由于无事可做，这样的婚姻可以说成千上万。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利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不能容忍他。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容忍这个爱告密的家伙，这个卑鄙的小人。哎呀，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哪儿生活！你们这里的空气污浊，能把人活活憋死。难道你们是教育家、师长？不，你们是一群官吏，你们这里不是科学的殿堂，